

憲

章

錄

二

憲章錄卷第二

洪武三年庚戌

三年春正月辛卯朔

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復

命徐達鄧愈湯和馮勝徃征沙漠

禮部奏定朝日

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於城東門外高八尺夕

月壇宜築於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

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於月壇從之

遣使徃安南

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

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

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

者除廣東儋崖等處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

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
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邪 按嘗歷西
北邊徼見郡縣長佐往往以人品凡庸及胥史雜流
爲之土地瘠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錐刀之利民
不聊生欲稍爲振起彷徨四顧並無可委之人乃知
我祖之洪謀遠慮不遺遐遠而凡爲吏部者當深
思而重念之也 二月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
王禕進講大學傳之十章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
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
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上行後

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母子之恩乎
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命製四方平定巾 儒
士歐陽佑等採摭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
濂王禕等續脩元史 召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
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按
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
心我 祖所以加意於富民而稅戶人才亦擇而官
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固別有所處矣後之爲政者
右富左貧固爲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問善惡唯
於富者則摧折之恐亦非先王安富之意也 三月

免南畿河南山東北平稅糧

置秘書監

鄭州知

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其二
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其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
上謂琦言可采中書其叅酌行之 徐達師至定西

王保保退屯車道峴

夏四月

上將剖符封功臣

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曰濂
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 以封建諸王

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上曰先王
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
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

何如耳

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

詔冊封諸王

子爲王第二子奭爲秦王第三子櫚爲晉王第四子
其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
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榑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
十子檀爲蜀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
置相傳官屬 徐達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
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
間道從東山下潛刼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
所措我師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
壘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

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
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遣使齎書

與元王曰前者兩致書於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
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
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
之事非予所欲寔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
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非人力也
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強號令其
部落尚得牧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
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

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
兒忽荅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
是用待以不死再令齎書詣前惟君其審圖之安
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炷卒來告哀請命上
素服御西苑之幄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
編脩王廉往祭既至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
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龍
亭迎入其殿別設日炷靈位於殿前廡南面布宣之
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置弘文館以胡鉉劉
基危素王大中睢稼爲學士上以素老賜小車免

朝謁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方詰之而素適
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爲文天祥邪未幾御史王著
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
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京師上念其舊勞
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
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
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
歸之則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
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
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

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
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
務威克厥愛母事姑息 五月 徐達分遣鄧愈招
諭吐蕃自將取興元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仍令
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
按此則元之於宋諸陵蓋自作孽之尤者也胡虜無
百年之運豈天寔爲之哉 孫興祖兵次於三不剌
川遇胡兵力戰死于五郎口興祖濠州人年十九從
上取和陽旣而拔采石取太平克金陵下毘陵南征
北伐平定中原取元都歷官都督至是以戰死年三

十五上甚悼之遣使致祭贈北平行中書省左丞封
燕山侯謚忠愍仍塑像祭於功臣廟 著令嚴宮闈
內外出入之禁 詔天下守令詢舉有學識篤行之
士禮送京師 詔設科取士條格詔曰朕聞成周之
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
有定制然但貴詞章而不求德藝之實前元依古設
科待士而權家勢要結納奔競輒竊仕祿賢者耻與
並進甘隱山林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
願得賢人君子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
取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通古今名實相

勸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第其高下待以顯擢敢
有奔競夤緣之徒坐以重罪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
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惟務直述不尚
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
明行脩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許貢赴京師會試不拘
額數選取遣使頒詔知之 徐達與馮勝傅友德李
思齊由岫陽入沔州又遣金興旺由鳳翔入連雲棧
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金慶祥迎降 李文
忠帥師趨應昌聞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即督兵
兼程以進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破其

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
達官士卒遣人俱送京師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
數騎遁去文忠追至比慶州不及而還師過興州元
將士軍民五萬餘人悉降 詔行大射禮 上以先
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
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戊申夏至祭地
于方丘 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歷代異尚
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
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
服色所尚於赤爲宜從之 免蘇州逋負秋糧三十

萬五千八百石先是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其官吏當
論如法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
今取逋稅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
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民生之遂
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六月癸亥詔嶽鎮海濱皆管
命於上帝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
甚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
城隍一體改正惟先師孔子及歷代忠臣烈士屬在
人倫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左副將軍李文忠捷奏
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 上

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治
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
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按
我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
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
唯恐或後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
綱常培養節氣而爲萬世人臣立極矣暇顧一時左
右之難堪哉旣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
機真捷若影響矣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
諭天下上覽之見其有侈大之詞深責省臣曰卿

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於聖何乃習爲小吏浮薄
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
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
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
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可即改之 李文忠遣送
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
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
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
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
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

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
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
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衣本
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賜
買的里八剌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 丁丑頒平
定沙漠詔于天下 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
是日百官表賀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
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
元逞羶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況末主荒淫政
殘民困烏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水